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三十九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樂記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注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

女之尊卑獶或為優音義俯本又作府濫力暫反溺乃狄反優音憂侏音朱儒音儒獶乃刀反獮猴也依字亦作猱獮音獮武移反本亦作彌猴音侯本亦作侯疏正義曰此經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體新樂者謂今世所作淫樂也進俯退俯者謂俯僂曲折不能進退齊一俱曲屈進退而已行伍雜亂也姦聲以濫者謂濫竊不正言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不能和正以廣也溺而不止者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也不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及優侏儒獶雜子女者言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獶雜謂獮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獮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獮猴男女無別也不知父子者言樂之混雜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禮也樂終不可以語者言作樂雖復終畢盡皆邪辟不可以語既與古樂乖違故不可語道於古也此皆新樂之為故云此新樂之發也注正義曰案詩小雅云毋教猱升木毛傳云猱獶屬也是獶獮猴也

漢書檀長卿為獼猴舞是狀如獼猴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注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音義好呼報反注同近附近之近徐如字鏗苦耕反鏘七羊反又士衡反文侯曰敢問何如注欲知音樂異意疏正義曰前兩經子夏既答文侯論古樂新樂之異事耻此經答文侯所好古樂今樂之不同也文侯之意今樂古樂並皆為樂子夏之意以古樂德正聲和乃為樂今樂但淫聲音曲而已不得為樂也故云今君之所問者樂也謂今古皆名樂所好者音也子夏之意君之所愛者謂音聲耳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者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

也樂則德正聲和音則心邪聲亂是不同也文侯曰敢問何如者文侯既見子夏論樂音不同不曉不同之狀故云敢問何如

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注當謂樂不失其所音義當丁浪反下及注同疢勑覲反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注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音義莫亡伯反長丁丈反注同王比于傚反俾依注音比必履反注同徐扶志反祉勑紀反施以豉反注施延同和如字又胡卧反炤上音照本亦作照臨如字施始豉反徧音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子夏與文侯明古樂之正引詩以結之比之謂大當者當謂不失其所如上所謂是大得其所當也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者案禮緯含文嘉云三綱謂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矣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六紀也弦歌詩頌者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也詩云莫其德音此大雅皇矣之篇美王季之德云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然而靖定其道德之音以道德既正天下應和所以莫然而靖也其德克明者以其莫然而靖故其德能照臨天下之明也克明克類者類謂勤施無私施恩勤勞不私於已外及等類以明能然故云克明克類也克長克君者克長謂教誨不倦能為人師長克君謂慶賞刑威能與人作君教化故云克長克君也王此大邦克順克俾者俾當為比謂比方善事擇善而從之既能慈和徧服又能擇善從之故云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者詩美王季之德比擬文王其王季之德無可恥悔言堪比文王也左傳引此詩唯此文王皆以為文王之德言比於文王其德靡悔者謂比校文王之德事事皆美無可悔恨也是左傳與詩文互意別也既受

帝祉施於孫子者詩云王季既受天福祉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也左傳云文王既受帝祉以遺後世子孫此之謂也者言詩云德音則此經之所謂也注正義曰德正應和曰莫以下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注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注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音義玩又作翫音五換反疏正義曰上既云君之所好音有善惡故工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今君之所好者非正音是淫溺之音乎不敢指斥故言乎而疑之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者文侯既聞子夏之言善遂問溺音所出之由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

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注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音義燕於見反趨音促數音速傲字又作敖同五報反辟匹亦反徐芳益反喬徐音驕本或作驕敗必邁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子夏為文侯明溺音所出也鄭音好濫淫志者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宋音燕女溺志者燕安也溺沒也言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意志沒矣即前溺而不止是也衛音趨數煩志者言衛音既促且速所以使人意志煩勞也齊音敖辟喬志者言齊音既敖狠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驕逸也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弗用也者既淫色害德故不用祭祀也注正義曰經云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為別音者濫竊非已倚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别好濫也上云鄭衛之音則鄭衛亦淫聲也又此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有淫聲也而經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都不云女色者案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敖辟推此而言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驕志也故總謂之溺音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者僖二十三年左氏之文齊女姜氏勸重耳出奔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注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

無所施疏正義曰此一節子夏重為文侯明正樂敬和之事所以勸勵文侯用古樂也此詩周頌有瞽之篇肅敬也雍和也言樂音敬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能敬和施設於政教何事不行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注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經明子夏既勸文侯所好古樂又謹慎行之以化民無不從也引詩云誘民孔易者此厲王大雅板之篇也誘進也孔甚也言在上教道於民甚易也但已行於上則民化之於下詩之所云則此之謂也注正義曰誘進也釋詁文孔甚也釋言文也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注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為簨虡音義鞉音桃椌苦江反柷也楬苦瞎反敔也壎許袁反篪直支反柷昌六反圉本又作敔魚呂反簨恤尹反虡音巨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注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音義竽音于和如字徐胡臥反酬市由反酳音胤又仕覲反酢音昨長丁丈反疏正義曰上經言人君謹慎所好惡以誘人故此一節論聖人作為樂器道德之

音以示後世也此六者德音之音也者言此鞉鼓椌楬壎篪其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以尚質故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者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此鍾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楯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干戚旄羽以舞動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者以前云鄭宋齊衛四者爲祭祀之所不用故此云六器爲道德之音四器之和文武之舞並可用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所以獻酬酳酢也者又用於宗廟中接納賓客也賓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者又用樂體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者聞樂知德及施于子孫是示後世又宗族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是長幼之序也注正義曰案鄭注詩有瞽篇云柷形如漆筩中有椎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四

齟齬又鄭司農注笙師云篪七孔塤六孔鄭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鼓革也椌楬木也其聲質素故周語單穆云革木一聲注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注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

音義鏗苦耕反徐苦庚反號胡到反橫古曠反充也下及注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之聽思其所用之臣各隨文解之鐘聲鏗者言金鐘之聲鏗鏗然矣鏗以立號者言鏗是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也號以立橫者謂橫氣充滿也若號令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充滿崔氏云若嚴正立號則其號必充滿於萬物矣橫以立武者言壯氣充滿所以武事可立也崔氏云若教令充徧則武矣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者君子謂識樂之情者所以開聲達事鐘既含號令立武故聽之而思武臣也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注石聲磬磬當為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

音義磬依注音罄口挺反一音口定反聽磬口定反疆居良反下是疆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石聲磬者石磬也磬是樂器故讀磬音罄然矣其聲能和故次鐘也言磬輕清響矣叩其磬則其聲之罄罄然也磬以立辨者辨別也崔云能清別於衆物明分明辨別也辨以致死者既各有部分不可侵濫故能使守節者致死矣若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之屬也崔云若能明別於節義則不愛其死也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者言守分不移即固封疆之義矣磬含守分故聽其聲而思其事也注正義曰讀磬為罄者其字下著石

樂器之磬其下著缶是罄然之罄今經云石聲磬恐是樂器故讀為罄取聲音罄罄然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注廉廉隅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絲聲哀者哀謂哀怨也謂聲音之體婉妙故哀怨矣哀以立廉者廉謂廉隅以哀怨之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廉以立志者既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者言絲聲合志不可犯故聞絲聲而思其事也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注濫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為最音義濫力敢反下及注皆同會戶外反又古外反下同畜勑六反擥力敢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竹

聲濫者濫猶擥也言竹聲擥然有積聚之意也濫以立會者以竹聲既擥聚故能立會矣會以聚衆者以合會而能聚其衆也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者亦聞其音而思其事也笙以匏為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為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注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為歡動或為勳音義鼙步西反讙呼端反又音喧將子亮反下注大將下將帥同帥本又作率所類反下將帥同囂許驕反又五羔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鼓鼙之聲讙者讙謂讙囂也其聲讙雜矣讙以立動者以其聲讙故使人意動作也動以進衆者以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也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者將帥衆聚也言

鼓能進衆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不云鼙而云鞞者廣其類也注正義曰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者是聲能感動於人也如鄭此言則五者之器皆據其聲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皇氏用崔氏之說云鐘聲為兌石聲為乾絲聲為離竹聲為震鼓鞞為坎妄取五方之義棄其五器之聲背經違注曲為雜說言及於數非關義理又無明文今並略而不用也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注以聲合成己之志音義鏘七羊反又吃衡反徐勅庚反疏正義曰此一經總結上文五者言君子之聽音聲非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合成己之志意也崔氏云但釋五音八卦屬四方四維之音所感皆應與四方同所以應同者四維處四方之間四方皆五行相生水生木匏同竹音木生

火木音同絲火生土土不當於方土生金土處金火之閒土音屬金金生水石不可屬於水故不同於草而不同者以乾為君父君父之音不可屬於人故不同於草而磬别有所感乾為天坤為地天既不屬人坤所以不别出者為坤卑故也今案崔氏此說浮虛體例不等上下混雜記人之意不應如此鄭注無文不可附會今略存崔氏之義賢者擇焉今謂八音唯論五者以鐘與武臣相會石與死封絲相將絲與志義是同竹與畜聚相類鼓鼙與將帥同等故五器而有五事其匏與土木不同無此五器之象故記者不言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注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音義

牟亡侯反坐才臥反又如字　疏正義曰此一經別錄是賓牟賈問章自此以下至不亦宜乎總是賓牟賈與夫子相問荅之事今各依文解之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者姓賓牟名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者孔子與賓牟賈言說初論他事次及於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者此是孔子之問凡有五夫是發語之端武謂周之武樂欲作舞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久始作舞故孔子問之云武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者此賓牟賈所荅亦有五但三荅是二荅非今此荅是也病謂憂也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衆久乃出戰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即出是象武王憂不得衆心故也注正義曰此以下五事故知周舞也憂其難者憂其不得士衆之難故擊鼓久而不舞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注咏歎淫液歌

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音義咏歎上音詠下音嘆液音亦逮音代又大計反遲直冀反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注時至武事當施也音義蹈音悼蚤音早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注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也音義憲音軒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注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注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

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音義傳直專反下文注同傳猶說也耄莫報反下同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注萇弘周大夫音義萇直良反疏正義曰咏歎之淫液之何也者此孔子之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歎之其聲淫液是貪羨之貌言欲舞之前其歌聲何意吟咏長歎歆羨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者此是賓牟賈答孔子之詞所以舞前有此咏歎淫液之歌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及戰事故歌聲吟咏而歆羨此答是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者此又明是孔子之問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言舞初則然故云已蚤何也意謂舞時發揚蹈厲即大蚤對曰及時事也者此亦賓牟賈對詞所以舞時蚤為發揚蹈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

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太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起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此是賓牟賈答云致右軒左非是武人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此答亦非知者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武法有坐故知此答非也聲淫及商何也者此亦孔子問詞淫貪也問奏樂之聲何意有貪商之聲也王氏云聲韻歆羨淫液貪商也對曰非武音也者此賓牟賈之答非武音謂非是武樂之音賓牟賈言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此答是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者賓牟賈旣答貪商非是武音孔子因而問之云貪商之歌若非武樂之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者此賓牟賈答云有司謂典樂者失傳說也言武樂之歌有貪商之意者是典樂有司失其傳說謂為貪商故時人惑之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者賓牟賈又云若非

是有司失其傳說將言武王實為貪商則是武王之志荒耄矣言武王荒耄遂有貪商也然武王大聖伐暴除殘何有貪商之意故是有司妄說為貪商使時人致惑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者孔子既得賓牟賈之答故云聞諸萇弘諸於也聞於萇弘之說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者謂賓牟賈為吾子者儀禮注云子男子之美稱言吾子相親之詞注正義曰咏歎者謂長聲而歎矣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絕之意歌遲之謂作此歌吟思之欲待衆之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者解經非武音言武歌象武王正其軍事不得有貪商之歌故知貪商者非武樂之音也云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者解經中聲淫及商之義言當時人不曉武音謂此歌聲為貪商故云或說其義為貪商孔子以時人之意而問賓牟賈然時人之說非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而問之者孔子雖知其非而問賓牟賈是知非而故問矣荒老耄也者案大戴禮云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發又文王世子

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則武王九十三而終矣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十二年伐紂時文王崩後六年伐紂時武王八十九矣年雖老而大聖不荒耄也書曰王耄荒者尚書呂刑文也言穆王享國百年而耄荒證荒為老耄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注遲之遲謂久立於綴音義遲之遲並直詩反徐直尼反疏正義曰自此以前孔子問賓牟賈自此以後是賓牟賈問孔子此一經是賓牟賈問詞也免席而請曰者免席謂避席也言賓牟賈前答孔子雖被孔子所許於前答之事猶有不曉而反請問孔子故曰免席而請也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者前經是夫武之問賓牟賈前答其已

久之意祓孔子所許不得為非是旣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者此賓牟賈問孔子之詞遲之遲者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

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注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亂象戰鬬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音義語魚據反女音汝下且女同大音泰召音邵注

及下同治直吏反下注及下同盾述尹反又音允行户剛反下同疏正義曰自此以下孔子爲賓牟賈說武樂之意并廣明克殷以後之事此一經爲賓牟賈說其將舞之事夫樂者象成者也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者也總干而山立者言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不動搖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者言武樂之舞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者亂謂失行列作此武舞迴移轉動亂失行列皆坐所以坐者象周公召公以文德治之以文止武象周召之治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注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

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音義夫音扶綴竹劣反又竹衛反注及下同孟本亦作盟音孟疏正義曰此一經孔子為賓牟賈説武樂六成之意工説三者之事已訖更別廣説武樂故云且夫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者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熊氏云則前云三步以見方見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觀兵也再成而滅商者謂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為一也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而南國是

疆者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郤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故言復綴以崇崇充也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此並熊氏之說也而皇氏不云次位舞者本在舞位之中但到六成而已今舞亦然義亦通也注正義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北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北位如鄭所注熊氏得之云凡六奏以充武樂也者充謂充備言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故云六奏以充武樂言武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注夾振之者王與

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音義夾古洽反注及下同鐸大各反一刺本亦作壹刺七亦反 疏正義曰天子夾振之者謂武樂之作言天子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節之而駟伐者駟當為四四伐謂擊刺作武樂之時每一奏之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四伐也威威於中國也者象武王之德威大威武於中國注正義曰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者經云天子夾振是兩邊相夾天子與大將相對明是尊者故知王與大將也經云振之鐸是所振之物故知振鐸以為舞者之節也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人為振鐸者熊氏案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尚得

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此執鐸為祭天時也皇氏云武王伐紂之時正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皇氏此說稍近人情理通勝於熊氏但注云王與大將夾舞者則似天子親夾舞人則皇氏說不便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王肅讀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案聖證論王肅引家語而難鄭云六成而復綴以崇其為天子此家語之文也馬昭申鄭意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將六成之末而崇之乎孔晁又難馬昭云天子夾振用舞之法在於經典今謂天子夾振此經之正文又親舞總干俱如熊氏之說此則經典之證也云駟當為四聲之誤也者以牧誓有四伐之文故讀為四也云每奏四伐者武樂六奏每一奏之中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伐紂時也引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者此武王戒誓士衆云今日戰事前進不得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今武樂惟用四伐不用

五伐者尚其少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注分猶部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音義分扶問反注同分部曲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注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注欲語以作武樂之意音義牧野音也徐又以汝反欲語魚據反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注反商當為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

土為封封比干墓宗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薊或為續祝或為鑄音義反依注音及封黃帝之後於薊音計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郡邵公與周同姓案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

者滅絶而更封燕郡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邵公為文王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祝之六反杞音起使之行下孟反注同視也商容如字孔安國云殷之賢人也鄭云商禮樂之官也復音伏弛始氏反注同廢也華如字又戸化反而弗復扶又反下同衅字又作釁同許靳反倒丁老反建依注讀為鍵其展反徐其偃反櫜音羔注同墟音虛令力呈反去起呂反哿音何本又作荷役也鎧苦代反又開改反鑄止樹反

疏正義曰分夾而進事蚤濟也者分謂部分夾謂振鐸夾之言舞者各有部分振鐸夾之而進也事為也象武王伐紂為蚤濟成也象為事之蚤成故前進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者言未舞之前舞者久立於酇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者孔子既為賓牟賈説武樂之體也又欲為賓牟賈廣論牧野作武樂之意故云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將欲語以牧野之事那周道四達之意也武王克殷反

商此孔子為賓牟賈說牧野克殷後事反商者反當為及言武王牧野克殷已畢及至商紂之都也未及下車者言速封諸侯未遑暇及下車即封黄帝堯舜之後也下車而封夏殷之後者以二王之後以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案周本紀云武王以與戰伐紂兵皆崩畔武王入至紂死之所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貢兵師尚父牽牲尹逸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又云乃封紂子禄父使其弟管叔蔡叔相禄父命召公釋箕子之因命畢公釋百姓之因表商容之閭命南宫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武王追思先聖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及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大禹與此同然如武王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此未及下車義反當以禮記為正此不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也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既釋箕子使之行商容者行視也容謂禮樂之官使

箕子檢視殷家禮樂之官若有賢者所處皆令復居其故位也庶民弛政者弛去也庶民被紂虐政者而放去之也庶士倍祿者謂庶士紂時祿薄者而倍益之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者言車甲不復更用故以血衅而藏之倒載干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所以倒之者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故云倒載也包之以虎皮者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者封為諸侯者以報勞賞其功也即牧誓云千夫長是也名之曰建櫜者鍵籥牝也櫜兵鎧之櫜也言鎧及兵戈悉櫜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者見其放牛藏器故知之注正義曰反當為及者以下文云濟河而西明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云投舉徙之詞也者以武王之時封紂子武庚於殷墟初克紂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

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而遯時復所武王即從而居宋也故云所從者微子也云後周公更封而大之者以武庚于周公居攝之時作亂被滅周公因封微子先在於宋更封而大之者案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封而大之其實封為五百里在制禮之後故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於宋是也云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者容為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為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為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云衅釁字也者以禮傳所云以血塗物皆為釁故從釁也云建讀為鍵者鍵是管籥閉藏之名故讀為鍵或以管籥或以櫜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櫜也引詩曰載櫜弓矢者詩頌時邁篇也論武王伐紂畢載櫜弓矢也引春秋傳垂櫜而入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楚公子圍聘于鄭公孫段氏請垂櫜而入示無弓但垂櫜而已引周禮櫜之欲其約

也者考工記文言以皮為甲櫜中盛之欲其約所引此諸文者證櫜是韜盛之物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注郊射為射宫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音義郊射食亦反左射下右射同沈皆食

夜反貍力之反騶側由反貫古亂反後同裨婢支反揞音進笏音忽賁音奔注同孔安國云虎賁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說吐活反朝直遙反射穿食亦反衣裨衣工於旣反下如字而冠古亂反猶捷本亦作插初洽反徐采協反憤扶粉反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音義食音嗣更古衡反注同大學音泰注大學同饋其媿反酳音胤又仕覲反弟大計反膠音交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克商之後修文教也散軍而郊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郊射射於射宮在郊學之中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左射貍首者左東學

也亦在於東郊貍首諸侯之所射詩也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貍首詩也所以歌貍首者皇氏以為舊解云貍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貍之取物矣鄭注大射云貍首逸詩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不取於貍之伏物而皇氏所說違鄭注其義非也右射騶虞者右是西學在西郊也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也騶虞白虎黑文義應之獸也故知唯天子射歌之詩其騶虞篇云彼茁者葭一發五豝鄭注射義云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而貫革之射息也者貫穿也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言軍中不習於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唯穿多重為善謂為貫革也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此既用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者裨冕入廟之服也搢笏插笏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說劒者既並習文故皆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能武而教

民之行孝於明堂明堂是文王之廟也於時未有明堂而云明堂者文王廟如明堂是明堂之制故云明堂也天子於中祀其父也故教民知孝之道矣然不於后稷廟而於文王廟者既是述父之志故初於中祀也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者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道還國而教也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者王自耕籍田以供粢盛故諸侯見而知其敬亦還國而耕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者郊射一禘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籍五此五者大益於天下並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為教故云大教也天子袒而割牲者謂天子養三老五更之時親袒衣而割牲也執醬而饋者謂天子親執醬而饋之執爵而酳者謂食訖天子親執爵而酳口也冕而總干者謂天子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親舞也此冕當鷩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者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不言教以孝者與工互文注正義曰郊射為射宮於郊者也皇氏云於東郊熊氏云王制篇

云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言為射宮於郊者據大學也云禆冕衣禆衣而冠冕也者覲禮云侯氏禆冕鄭云禆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禆故此云禆衣衮之屬也衮謂從衮冕之衣以下皆冕也言身著衣而首冠冕故云禆冕衣禆衣而冠冕也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者以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之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耳非正明堂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者三老亦五更五更亦三老故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文王世子注云象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云周名大學曰東膠者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以養國老故知大學也此經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謂殷禮周則右射騶虞之處矣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注言武遲久為重禮樂音義夫音扶為于偽反疏正義曰若如也言周德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者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言其宜合當然也以其功德盛大故須遲久重慎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注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音義易以豉反下及注皆同子諒子如字徐將吏反諒音亮油音由行下孟反下同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可謂盛矣名為樂化言樂能化人始至於善故名樂化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言禮樂是治身之具不可斯須去離於身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者致謂深致詳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言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油然從內而生矣言樂能感人使善心生也易直子諒之心生

則樂者四善之心生則令人和樂樂則安者心樂故體安而不躁也安則久者既身不躁故性命長久也久則天者志明行成久而不改則人信之如天天則神者既為人所信如天故又為人所畏如神也天則不言而信者謂四時不失神則不怒而威者言宗廟社稷之中而民自敬是不怒而威也言聖王既能用樂和心故不言而信似天也不怒而威似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言聖王所以能如此者正由詳審於樂以和治民心遂能如此注正義曰致猶深審也者言深遂詳審樂之道理能致如此故云致猶深審也云子讀如不子之子者案尚書云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是子愛之義而此經子亦是慈愛故讀如不子之子云油然新生好貌也書傳箕子歌云禾黍之油油潤澤好之貌然善心內生其貌美好油然也云善心生則寡於利欲者凡利欲之發由貪鄙而來心若思利欲則神勞形苦今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利欲既少則情性和樂云志明行成者不貪於利用

是志意清明神和性樂是善行得成矣云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者以其志明行成之後故人皆信其德行敬其威重不須言見信之如天不須怒而見畏如神也但天之與神其事是一俱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則有形亊似稍近神則無體理如幽深故經先云久則天後云天則神也但天有四時不失故云不言而信神是人所畏敬故云不怒而威其實一也所從之異耳云樂由中出故治心者解樂以治心之意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注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注鄙詐是貪多利僞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疏正義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者前經云致樂此經云致

禮以治躬謂致禮意以治躬外貌則莊嚴而恭敬若能莊嚴而恭敬則嚴肅威重也言內心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者前經明致樂治心則向善心生此經明樂治心失則怨心起言不能致樂治心心中斯須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恡詐偽之心入於內矣由貪欲多故鄙詐起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者前經致禮以治躬得則莊敬起此經明致禮以治躬失則易慢生故云外貌斯須不莊不敬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內矣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

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注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音義爭爭鬪之爭煇音輝疏正義曰此一經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備使德煇動於內而民順於外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者但樂從心起故感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者也禮從外生故發動於外也樂極和者樂能感人心故極益於和也禮極順者禮以檢貌故極益於順也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非興爭也者由心內和色見於外順之故望其顏色而不興爭內和色見於外故不爭矣此覆結工內和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者外貌和順故民不生易慢此覆結外順也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者由樂以和心故德煇美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聽從也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者由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也注正義曰德煇顏色潤澤也由內心和順故和順之德煇然發見於顏色是德

焯由動於內而來也云理容貌之進止也者以經云理發諸外凡道理從內心而生今云理發諸外非道理之理止謂容貌進止之理鄭恐有道理之嫌故云容貌之進止也

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疏正義曰此一經總結致備禮樂之道也言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為之事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注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音義錯本亦作措同七路反減胡斬反又古斬反注及下同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注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

文猶美也善也音義強其丈反又其兩反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放淫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音義銷音消報依注讀曰褒音保毛反下同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注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音義樂樂上音洛下音岳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注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各依其事而和節之也故禮主其減者行禮在於困匱主在減損謂人不能行也樂主其盈者作樂人所歡樂言樂主於盈滿人皆欲得聞也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禮既減損當須勉勵於前進文謂美善之名若能前進則為美善也樂

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樂主其盈當須抑退而自反則為美善也禮減而不進則銷者覆明前經禮須進之意禮既減損若不勉强自進則禮道銷衰也樂盈而不反則放者言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也故禮有報而樂有反者報讀為褒褒猶進也以其病害如此故行禮之道須有自進作樂之道須有自退反也禮得其報則樂樂者言禮能曉其義理而自進則和樂不至困苦故和樂也樂得其反則安者言樂能知吉凶之歸而得其反則安静而不流放也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者言禮能自進樂能自反其義於中和之義一也言俱得其中故云一也注正義曰得謂曉其義者言禮樂俱有義理云知其吉凶之歸者謂禮之與樂俱有吉凶行禮得所為吉失禮則凶為樂美善則吉為樂惡則凶今案注意分明兼解禮樂故鄭唯言得謂曉其義是兼解禮得樂得之字則自然吉凶之言解禮樂皇氏之意乃謂曉其義者解禮知其吉凶所歸解樂其義非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注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疏正義曰從此以下至章末總明樂之德也夫樂者樂也者言樂之為體是人情所歡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免猶止退也言喜樂動心是人情之所不能自抑退也樂必發於聲音者言人歡樂之事發見於聲音言內心歡樂聲音發見前嗟歎之咏歌之是也形於動靜者形見也內心歡樂發見於外貌動靜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人之道也者謂內心歡樂發見聲音動靜是人道自然之常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者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口為聲音貌為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矣而不可過

也內心善則變轉出音聲善外貌變轉為動靜此自然情性為變改不過於此度此外不復更有餘事故云盡於此矣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注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音義耐古能字下及注同台吐才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故人不耐無樂者言人感五常之性自然之常若見好事內心不能無喜樂也樂不耐無形者內既歡樂不能無形見於外謂聲音動靜而見於外也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者歡樂既形於外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是不依道理既不為道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於亡國喪家也注正義曰言經之耐字是

古書能字之義言古之能字皆作耐字云後世變之者言後世以來變耐為能不作耐字也云此獨存焉者言此樂記獨存耐字以為能也云古以能為三台字者言古時以今能字為三台之字是古者以耐字為今之能字能字為三台之字後世以來廢古耐字以三台之能替耐字之變而為能也又更作三台之字是今古變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注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

應也方道也音義以道音導瘠在亦反肉如又反注同邪似嗟反折之設反鴻本亦作洪殺色界反徐所例反闋苦穴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者言先王制其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文謂樂之篇章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者曲謂聲音廻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但使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如此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者放心謂放恣之心邪氣謂淫邪之氣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者方猶道也言此上來之事是先王立樂之道也注正義曰流猶淫

放也者謂樂聲流動淫邪放逸聲既如此感動人心人若聽之心亦流移淫放也云息猶銷也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銷盡故云論而不息云曲直歌之曲折也言為歌之體其聲須有曲時有折時故云歌之曲折也云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者鴻謂麤大殺謂細小言樂聲須弘大而多則肉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與廉聲是也言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者或須瘠少廉瘦者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殺矣云節奏閡作進止所應也閡謂樂息作謂樂動進則作也止則閡也故云進止所應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注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音義長丁丈反注同雜也闋音圭比毗志反飾音式又音勑

疏正義曰此一經覆說聖王立樂之事使君臣工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者以君臣主敬故君臣工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也鄉里主順故云莫不和順父子主親故云莫不和親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一謂人聲言作樂者詳審人聲以定調和之音但人聲雖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矣比物以飾節者物謂金石匏土之屬言須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也節奏合以成文者謂奏作其樂或節止其樂使音聲和合成其五聲之

文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者則上文君臣同聽莫不和敬父子同聽莫不和親是也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不和順之屬言親以及疏言近以至逺是親附萬民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敎也紀總要之名也音義詘丘勿反要一遥反注要猶會同行戶剛反注同荷本又作何胡可反一音河綴詩作祋同都外反䟽正義

曰此一經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者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若聽其聲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者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以禮進退動止必以禮故容貌得莊敬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者綴表也兆域也言舞者綴表兆域方正得其所矣節謂曲節奏謂動作言作樂或節或奏是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由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者命教也言樂者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也中和之紀者紀謂綱紀總要之所名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名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師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天人是人情不能自免退言人感樂聲自然敬愛也注正義曰引詩云荷戈與綴者證綴為表也今案詩荷戈與祋不同者蓋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云紀總要之名也

者紀是綱紀衆物之名與衆物為總要言樂者與中和之聲為總要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注儕猶輩類音義鈇方夫反又音甫鉞音越儕仕皆反輩布内反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注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矣疏正義曰此一經覆説樂道之盛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者言樂以飾喜非喜不樂是喜得其儕類焉鈇鉞飾怒非怒不可横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焉是樂非合喜不喜鈇鉞非合怒不怒也喜則天下

和之者以心内而喜故天下和也怨則暴亂者畏之者非惡不怨故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者工經以來但論樂此兼云禮者以此一章總兼禮樂故於章末總以禮樂結之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注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音義贛音貢　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注樂人稱工執猶處也音義請七穎反徐音情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

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注此文換簡失其次寛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愛或為哀直已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音義斷丁亂反下及注同好呼報反換戶亂反行戶剛反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注云商之遺聲

也衍字也又誤上所云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音義處昌慮反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注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音義屢力住反數色角反下同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注保猶安也知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注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音義上時掌反抗苦浪反墜直媿反折之設反

槀苦老反倨音据中丁仲反句紀具反鉤古侯反纍本又作累力追反　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注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音義說音悅和胡臥反　子貢問樂注上下同美之也疏正義曰子貢見師乙依別錄是師乙之章聞聲歌各有宜也者子貢問師乙言凡聲歌各逐人性所宜者也如賜者宜何歌也者如賜之氣性宜作何歌是欲令師乙觀已氣性宜聽何歌也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者此師乙答子貢請為論述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其所聞之詩令子貢自量已性執處所

宜之歌但此經倒錯上下失叙今依鄭之所注次而解之所次依史記樂書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者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弘厚若性寬柔靜正者乃能包含故宜歌頌也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者廣大謂志意宏大而安靜疏達謂疏朗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性廣大疏達宜歌大雅但廣大而不寬疏達而不柔包容未盡故不能歌頌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者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若好禮而動不越法也小雅者王者小正性既恭儉好禮而守分不能廣大疏通故宜歌小雅者也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者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即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謙恭卑退不能好禮自處其德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未能聽天子之雅矣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者謂情性肆放質直慈心愛養者宜歌商商者五帝之遺聲言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以慈愛故也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者齊三

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温良能斷者宜歌齊也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者言夫歌者當直已身而陳論其德謂已有此德而宜此歌亦是正直已身而數陳其德故云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者言能直已陳德故有四事而來應之言歌者運動已德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者謂陰陽順也星辰理焉者謂不悖逆也萬物育焉者謂羣生得所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者言五帝德既顯盛遺聲在於後代矣其肆直而慈愛者宜聽之耳未能行五帝之德也商之遺聲也者此五字鄭云衍字者工已有商者五帝遺聲故此云商人識之故云謂之商矣齊者三代之遺聲者前經云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此云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既識其音曲故謂之齊矣言三王德備五帝道盛但遺聲於後代故温良而能斷者宜歌之言宜聽歌聲非謂能行三代之德也明乎商之音者以其肆直而慈愛故臨事屢斷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者以其温

良能斷故見利而讓不私於己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者
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見利而讓義也者言見
利能讓是有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者保猶安
也知也故有勇有義之人不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
勇有義言觀其所宜之歌宜歌商者知其有勇宜歌齊
者知其有義故歌至貫珠者此一經論感動人心形狀
如此諸事工如抗者言歌聲工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
抗舉也下如隊者言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之
下也曲如折者言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也止
如槀木者言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槀之木止而
不動也倨中矩者言其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
矩也句中鉤者謂大屈也言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
中當於鉤也纍纍乎端如貫珠者言聲之狀纍纍乎感
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言聲音感動於人令人心
想形狀如此故歌至之也者工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
始終相生至於舞蹈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者言歌

之為言引液其聲長遠而言之說之故言之者此更覆說歌意前境有可說之事來感已情則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者直言之不足更宜暢已意故引液長言之也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者以長言咏歌之意猶不足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者言雖復嗟歎情由未滿故不覺揚手舞之舉足蹈之而手舞其體足蹈其地也之是助句辭也案詩序先嗟歎後云咏歌之此先云長言之後云嗟歎之文先後不同者何也但詩序是屬文之體又略言之故彼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此經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後始云嗟歎之矣注正義曰商宋詩也者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也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也云商至處也者此經中商之遺聲也五字言無此五字以工經云商者五帝之遺聲故此經不得更有商之遺聲也故知衍字云商

者五帝之遺聲也當居此行字處也者前
云商者五帝之遺聲當居此商之處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九

禮記注疏卷三十九考證

今夫新樂○臣召南按分卷無理莫如此段截子夏答文侯語强劃為二應從前篇魏文侯問於子夏二節為此卷之首

宋音燕女溺志○臣召南按宋無風而子夏與鄭衛齊並列或是但論四國之音不涉詩篇也注及疏並無明訓

此六者德音之音也注疏又鄭司農注笙師云篪七孔

塤六孔鄭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雁卵○臣召南按塤六孔以下鄭注小師文也又鼗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自擊按本文自擊工有還字此文脫耳又故周語單穆云革木一聲當作周語單穆公云刊本旣脫公字又訛單為單也

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注疏讀八字一句陳澔讀亦若吾子之言句是也句

武亂皆坐注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臣召南

按此注非是凡樂之卒章曰亂此言武亂猶論語言關雎之亂也舞隊整齊必無亂失行列之理朱子曰亂即樂終之雜聲楚辭亦有亂曰是也

六成復綴以崇句注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王肅讀崇字連下文天子為句陳澔從之謂注以充訓崇未可通也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疏○臣名南按疏先引熊氏祭統君執干戚就舞

位之說此鄭注之正說也次引皇氏象武王與大將代紂之說則鄭注之旁說也但鄭斷句從天子起實屬牽强疏謂皇氏說勝熊氏蓋亦疑注之未可信矣若斷句從王肅而以皇氏說為正解則經義自明

又疏天子夾振用舞之法在於經典○按孔晁難馬昭當云出何經典此文誤作在於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音義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臣召南按薊即燕黃帝之後即召公陸

氏此說甚確為先儒所未及

疏大禹與此同○按大禹下當有之後於杞四字誤

脱耳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注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

所處皆令反其居也疏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

臣召南按鄭此注最僻商容為賢者姓名不至古文

武成出而後明也史記周本紀已載其事鄭何以不

據之且牽連箕子亦非也

右射騶虞疏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也○按騶虞二字衍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注更知三德五事者也疏文王世子注云象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疏言鄭彼此注異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注○朱子曰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無可疑矣

肆直而慈愛者○史記集解引鄭注云肆正也似古本

有此注

宜歌商注商宋詩也○臣召南按商即指宋人所傳之商頌詩長發疏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詩也而樂記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劉紳

謄録監生臣張曾誥

禮記注疏卷四十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注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予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褒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為緌讀

如蘂賓之蘂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音義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轂工木反緌依注作緌耳隹反下及注同復音伏下同于羊女反褒本又作褒保毛反後皆同去起呂反下去轄同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為裳帷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幷明飾棺貴賤之等此一經下至廟門外論諸侯之制令各依文解之諸侯行而死於館者謂五等諸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之屬而死者謂諸侯於時或在主國死於館者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則其復如於其國者其復謂招魂復魄也雖在他國所授之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者如若也道路也謂若諸侯在道路死則復魄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復魄則俱升其所乘車左邊轂工而復魄也此車以南面為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

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知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以其綏復者綏旌旗綏也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是在路則異於在國故云於道用之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綏而復周禮夏采云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是也注正義曰館主國所致舍者案曽子問云公館復公之所為曰公館是主國館賓之舍也云予使有之者謂主國與賓此舍使賓專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復用褒衣也褒衣者天子褒賜之衣即下文復用褒衣是也云如於道道上廬宿也者案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故云道上廬宿也云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者車轅嚮南左轂在東故象東榮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故復於乘車左轂云綏當為緌讀如蕤賓之蕤者但經中綏字絲旁著妥其音雖訓為委此復之所用者是緌

也緌緌旁著委故云綏當為緌讀此綏字為蕤賔之蕤者音與蕤賔字聲同也以經作綏故云字之誤也綏謂旌旗之旄也者案夏采云乘車建綏復于四郊乘車玉路當建大常今乃建綏無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旂後王文飾故知有虞氏之綏但有旄也云去其旂而用之異於生也者諸侯建交龍之旂今以其綏復是去其旂異於生也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注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旆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輤象宮室屋

其中小帳襯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音義輤千見反注與蒨同裧昌占反緇裳帷本或作緇布裳帷殯必刃反本或作賔音同襯初靳反又楚陣反與蒨絕句一本作輤讀以與字絕句與則音餘蒨旆上千見反下步貝反緣悅絹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車飾輤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輤之四旁有物裧垂象鼈甲邊緣緇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為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為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為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處既設此飾而後行注正義曰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者以下經云遂入適所殯是將殯車飾也云輤取名於襯與蒨者言此車所以名輤凡有二義一者取名於襯襯近尸也二取名於蒨蒨草也故云取名於襯與蒨云讀如蒨旆之蒨者言經中輤字讀如蒨旆之蒨蒨染左傳定四年祝鮀云封康叔以綪茷謂以蒨草染旆為赤色故讀

此輤與彼同是亦蒨草以染布也云襯棺也者覆說取名於襯義也云蒨染赤色者也者說取名於蒨草之義也云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栁者證此經中輤非將葬車也云裧謂鼈甲邊緣者覆說輤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輤之四邊與輤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輤也云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者前雖讀輤為蒨草其色未明今因裳帷用緇故知定輤為赤色以玄纁相對之物故以赤色對緇也但玄纁天地之色取象不同或上或下非一例也要玄纁是相對之色云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者此經所論謂大斂後也故下云適所殯若未大斂則曾子問云尸入門升自阼階不得云適所殯也知未大斂之前車飾亦然者以載尸柩車飾經唯有此一文故知其飾同也

至於廟門不毁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注

廟所殯宫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宫室也毀或為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音義說吐奪反本亦作脱下幷注皆同侇音夷隱義云侇之言移也庚依韻集大兮反息也遠于萬反　疏曰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禮載柩入制也至於廟門者謂殯宫門也不毀牆者牆謂裳帷但毀去上輤不毀去裳帷遂入適所殯者遂入殯宫正柩於兩楹之間而遂殯焉唯輤為說於廟門外者言餘物不說唯輤一物說於殯宫門外

注正義曰廟所殯宮者以殯之所在故謂為廟云牆裳帷也者鄭恐是宮牆之嫌故云牆裳帷也以飾棺之物稱牆門是入自門也云適所殯在兩楹之間者以死在外來故殯於兩楹間云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者解經所以去輤乃入之意輤乃覆棺上象宮室令入之有宮室故去輤也不去裳帷者以裳帷郭棺未可去也云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者案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鄭以是推之則知尸自外來者亦停於兩楹之間故尸亦儐之於此皆因殯焉云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者皆曾子問文云留之於中不忍遠也者以周人殯於客位令殯於兩楹之間是不忍遠之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

死則其復如於家注綏亦緌也大夫復於家以𤣥冕士以爵弁服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注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别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為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毁牆大

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楯也廟中有

載柩以輴之禮此不耳音義輴依注作輇及槫同市專反又市轉反注及下同別彼列反屋慎忍反近附近之近楯勅倫反下同一本作輴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也大夫以布為輴者以白布為輴不以蒨草染之亦言輴者通名耳是有輴襯近之義也載以輲車者大夫初死及至家皆以輲車令至家說輴唯輲車在故云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者謂說去具車矣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者謂舉自阼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云升適阼階謂尸矣若柩則升自西階注正義曰云白布不染也者以經云用布故知白布不染下經士輴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以諸侯為裳帷則知大夫亦有裳帷俱用布耳云言輴者達名也者既不用蒨草染之而言輴者輴是襯近之義通達於下是大夫與士皆

有襯近之名也云至門亦説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者鄭以經云至於家而説輤載以輲車恐至家乃載以輴車故云明車不易上云不毀牆遂入不云車不易此云載以輲車明車亦不易云輲讀為輇或作槫者言經之輲字當讀為車旁之輇或禮記諸本此用輲車作木旁專字者云許氏説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者有輻謂別施木為輻無輻謂合大木為之不施輻曰輇云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者案周禮遂師職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以載柩也云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者言天子蜃車與此大夫輇車聲既相近其制宜同故云其制同乎云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者此無文證以其蜃類蓋廹地而行其輪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輪蓋疑辭矣周禮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云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者諸侯言不毀牆則大夫亦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云不易者不易以輴

也者謂大夫士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説輤亦載以輲車是不易以輤也若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至門亦以蜃車其殯時則易之以輤也云廟中有載柩以輤車之禮此不耳者謂天子諸侯殯時用輤又天子諸侯及大夫朝廟之時有用輤車載柩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輤故云此不耳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輲車同故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閒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是士用蜃車也雜記云大夫載以輲車輲車則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其蜃車之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許叔重説有輻曰輪無輻曰輇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廹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此是蜃之制也上下通用在路載柩也輲車之制亦與蜃車同但不用輻為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敢塗龍輴謂畫

輴為龍諸侯殯亦用輴車不畫輴為龍故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注云君諸侯也輴不畫龍大夫殯不用輴故鄭注喪大記大夫之殯廢輴是大夫不用輴士掘肂見衽是亦廢輴也其朝廟大夫以上皆用輴士朝廟用輁軸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鄭注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是也輴與輁軸所以異者輴有四周輁軸則無故鄭注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輁軸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

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注言以葦席為屋則無素錦為帳音義葦于鬼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士輤也葦席以為屋者謂用葦席屈之以為輤棺之屋也蒲席以為裳帷者又以蒲席以為裳帷圍繞於屋旁也注正義曰言以士云葦席以為屋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為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為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為帳矣與諸侯同案諸侯與大夫

上有幬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令士唯云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爲屋則當覆上幬處將蒲席爲裳帷接屋之四邊以郭棺或大夫既有素錦爲帳帳外上有布幬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幬覆於上但文不備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注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音義訃音赴注及下同　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音義長丁丈反後長子皆同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注

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音義大音泰後大子同適丁歷反下文注

適適子其適宗適適妻並同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各隨文解之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云君之臣姓某甲之父死也曰寡君至執事者以謙故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雖復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禄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夫人至某死者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故也注正義曰案下曲禮云諸侯曰薨夫人尊與君同也今夫人與君同不稱薨者以告他國之君及夫人自謙退是不敢從君及夫人之禮也案下曲禮篇云士曰不禄今雖謙退而同士稱者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説諸侯曰薨訃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説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

以尊不出其國訃君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年卒者卒終也是終没之辭也鄭駮之云案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鄭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如異義所論是君稱不祿之意若杜元凱注左氏傳則與此異案隱三年聲子卒傳云不赴故不曰薨杜云鄰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惡其薨名改赴書也如鄭此云不祿謂赴者口辭矣春秋所云薨謂赴書之策所以不同者言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杜以為禮記後人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杜所不用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

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注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音義適依注音敵大歷反下適者同實依注音至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之卒相訃告之禮也適者曰某不祿者謂同國大夫位相敵者曰某不祿訃於至不祿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得稱不祿稱某者或死者之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訃於至外臣者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矣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云某死訃於至某實者訃於適者謂大夫死訃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謂訃告大夫以是別國私有

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於身赴告故云使某實訃於士至某實者謂大夫之喪訃他國之士其辭與訃大夫同此所云大夫者上下皆同曰大夫無以為異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士喪相訃告之稱云某死者以其士賤赴大夫及士皆云某死若訃他國之君及大夫士等之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注公館

公宫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音義朝直遥反下注同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注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公館君之舍也大夫恩深禄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畢乃還家也士練而歸者謂邑宰之士也士卑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士次於公館者此謂朝廷之士也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居廬者以位尊恩重故居廬士居堊室者士位卑恩輕故居堊室也注正義曰云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者以下文云士次於公館令云練而歸明是邑宰以為君治邑若久而不歸即廢其職事也若身為大夫雖位得采地亦終喪乃歸也知此

是未練時者桑閻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者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堊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堊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士也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為君喪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尋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人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堊室證賤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為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雜記言是也若

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堊室宫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注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令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

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為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音義大夫為其于偽反下士為其同注除為士卿為為正皆放此晏於諫反嬰一盈反衰七雷反苴七餘反絰大結反菅古顏反屨九具

反粥之六反倚於綺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下同縷力住反齊音咨下齊衰皆同緝七入反上時掌反行下孟反

疏正義曰此篇雜記喪事也經次上下無義例科段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明大夫士為其父母昆弟之服也注正義曰嫌若踰之也者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為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今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弟是嫌畏踰之也云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者此士解經中下文士為之也知此士是大夫庶子為士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為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若其適子為士則服大夫服可知故知此士為父母之為大夫者但服士服是庶子也所以不服大夫服者已卑不敢服尊者之服云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者欲見大夫與士喪禮殊異未甚分明引春秋傳者欲證大夫與士之喪服不同所引傳者襄十七年左傳文云齊晏桓子卒至唯卿為大夫皆左傳辭也齊晏桓子卒者是晏

嬰之父晏弱謚曰桓子也云晏嬰麤衰斬者桓子之子晏嬰身服麤衰而斬云苴絰帶杖者以苴麻為首絰要帶以苴色之竹為杖云菅屨者以菅草為屨云食粥居倚廬寢苫者是喪禮之常枕草者非喪禮之文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者老謂晏嬰家臣見晏嬰服士服故其老言所服云非大夫之喪禮也云曰唯卿為大夫者此晏嬰對家老之言若身為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為大夫唯得服士服云此平仲之謙也者言平仲之言非禮也謙退之辭云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若若是卿則得為父服大夫服故云非從此以下皆鄭君解釋之辭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者案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今言麤衰斬者是下嚮麤上嚮兼斬有麤故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齊即麤也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間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故云縷如三升半言麤如三升半而計縷唯三升故云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但縷如三升

半是麤衰不緝是斬而成布三升為父之服也云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者解晏子貿斬衰而兼言麤也云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者鄭既約左傳晏嬰之事始明大夫與士不同故云然則士與大夫為父異麤衰枕草矣則大夫以上斬衰枕草士則疏衰枕草案既夕禮士禮而云枕塊者記者廣說非辭也云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子者鄭既約士之父服縷緦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故此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為母四升此云為母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為兄弟五升此云為兄弟六升縷謂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云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者大夫以上則兼天子諸侯德高能備儀服無降殺是盡飾云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者以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今為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是卑屈也云

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凡弟者案喪服臣從君義服齊衰六升今士為兄弟縷如六升成布五升得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同其士為母與父卒縷如五升成布四升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全異而云為其母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同者前注所云因麤衰降斬衰一等即連言父卒為母云縷如五升成布四升據父卒為母言之也此注以士為兄弟與臣為君義服齊衰同則父在為母與凡弟服亦同縷如六升而成布五升據父在為母言之為此前後注異云亦以勉人為高行也者居喪之禮以服重為申以服輕為屈今大夫為父母凡弟之未為大夫者服士服是勉勵其父母凡弟使為高行作大夫之禮士為其父母凡弟之為大夫者服士服亦是勉勵士身使為高行作大夫也云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者以經唯云父母凡弟士與大夫之異不云大功以下有殊是大功以下與大夫同所以然者以重服情深故使士有抑屈使之勉勵大功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申

也案聖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為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為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為大夫遜辭以辟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為能遠於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辟咎也王肅謂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工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馬昭荅王肅同雜記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者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鄭與言禮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小功輕重不達於禮鄭言謙者不異於遠害融意以王

肅與鄭其義略同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者載之鄭因而解之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等者端正也正為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精麤卿與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為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夫以上弁經士唯素冠此亦得施於父母此經云為昆弟豈亦弁經素冠之異乎此是肅之不通也杜元凱注左傳說與王肅同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老之問晏子之答皆為非並與鄭違今所不用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音義著知慮反疏注正義曰云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者以經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所以然者以其父在仕官身至大夫賢行既著

道德又成故其適子雖未仕官得服大夫之服也云亦尊其適象賢者非但尊此大夫之身亦當尊其適子使服大夫之服也能象似其父之賢者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為士為其父唯服士服注云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如皇氏之意解此仕至大夫為大夫之子槩前經注云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明大夫適子未仕官及為士皆得服大夫之服皇氏之言違文背注不解鄭意其說非也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注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音義為去聲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庶子為大夫則得為父母服大夫之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大夫庶子雖為大夫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與適子未為大夫者相齒列注正義

曰云尚德也者言此大夫之子身雖是庶所以得服者以其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故云尚德也云使齒於士者不可不宗適者此庶子雖為大夫猶齒列於適子之下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為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因在適子之下是不可不宗適也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注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疏正義曰其父母弗能主也者士子身為大夫若死則父母不能為喪主也以身是士故不可為大夫喪主使其子主之者謂使此死者之子為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為大夫之主以其服大夫服故也無子則為之置後者若死者無子則為死者別置其後所置之後即大夫適子同得行大夫之禮此

所置之後謂暫為喪主假用大夫之禮若其大宗子則直為之立後自然為大夫禮也注正義曰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則前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解經使其子主之文其子為適子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故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總結此文云而士不得也者其父是士不得主大夫喪故云而士不得也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

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音義著竹略及疏正義曰大夫卜宅與葬日者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有司謂卜人麻衣謂白布深衣布裒謂麄裒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為裒其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為帶因喪屨謂因喪之繩屨緇布冠不蕤者以緇布為冠不加緌占者皮弁者謂卜龜之人尊於卜之有司故皮弁純吉也注正義曰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云而著裒焉者熊氏云謂以吉布為裒綴於深衣云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者謂麻衣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裒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蕤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然緇布冠古法不蕤今特云緇布冠不蕤者以後代緇布冠有蕤此以凶事故不蕤云皮弁則純

吉之尤者也者以上麻衣緇布冠雜有吉禮此皮弁是純吉尤甚者云卜求吉其服彌吉者解用皮弁之意云大夫士朔服皮弁者於諸侯是視朔之服於天子是視朝之服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曰朝服以朝也音義朝直遥反注及下文皆同純音準又之閏反疏正義曰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也則史練冠長衣者此謂無地大夫筮葬禮也唯筮宅卜日耳卜時緇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凶之服如筮則練冠長衣以筮輕故用純凶服也占者朝服者卜重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者朝服注正義曰筮者

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者以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筮謂筮宅也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者長衣深衣其制同耳言此經長衣是深衣之純以素者凶時深衣純以布上經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經長衣純以素故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者也云長衣練冠純凶服也者以長衣則布衣純之以素也故聘禮云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注彼云長衣素純布衣是也云練冠是小祥以後冠以練為冠都無吉象故云純凶服云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者謂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每日視朝之服案士喪禮云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注云吉服服玄端也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玄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案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為其長弔服加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經文含大夫其臣為大夫以布帶繩屨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注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音義蒙音薦本又作薦賵芳鳳反

疏正義曰此明大夫將葬啓柩朝廟之後欲出之時既薦馬者案士喪禮下篇云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此云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也以下則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薦馬者哭踊者謂主人見薦馬薦進也進馬至乃哭踊出乃包奠者出謂馬出乃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出乃包奠者明出即包奠包奠為出之節故言出也而讀書者書謂凡送亡者賵入椁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錄之也注

正義曰嫌與士異者案既夕禮薦馬馬出之後云包牲取下體也又云主人之史請讀賵今此大夫亦薦馬出後包奠讀書與士同記者嫌畏大夫之尊與士有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故引既夕禮以下者證包牲讀賵之節謂主人見薦馬送行物而哭踊故云薦馬者哭踊也所以馬進而主人哭踊者馬是牽車為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云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者士則羊豕也鄭注包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也臂謂膝上膊下也臑謂肘後取骼謂取髆下股骨也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也云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者賵猶送者人名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注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

灼之以出兆音義相息亮反注同疏正義曰大夫謂卿也明卿喪用人及卜之法也大宗謂大宗伯也相佐威儀小宗人命龜者小宗謂小宗伯也命龜謂告龜道所卜之辭也卜人亦有司作謂用揚火灼之也並皆有司也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為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注正義曰知卜葬及日者以文承上大夫卜宅與葬日之下故知此經是上大夫之卜葬宅及日者也

內子以鞠衣襃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注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

趙衰以為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
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
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
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
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襈
重繒矣褒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
妻則亦用稅衣音義鞠九六反又曲六反注同禮張戰反復音伏狄稅他喚反下文放此
爛力旦反脫音奪下同隗五罪反衰初危反下戶嫁反
展張戰反下同褘音輝揄音遥下文并注同縠戶木反

袍步羔反禪音丹袿音圭襈士眷反重直龍反繒疾陵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內子以鞠衣褒衣者內子謂卿妻復以鞠衣褒衣者始命為內子上所褒賜之衣復時亦用此衣故云鞠衣褒衣褒衣則鞠衣也但上命時褒賜故曰褒衣素沙者言此鞠衣褒衣亦以素沙為裏下大夫以襢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服襢衣也對卿妻為下故復用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袍制謂通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禪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為之古之服皆以素沙為裏似此袿袍襈之裏繒故注云如今之袿袍襈重繒也其餘如士者謂內子鞠衣褒衣已見於經大夫以襢衣亦見於經唯有褖衣未見故云其餘如士謂褖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則

内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注正義曰此復所用衣也者以下復諸侯以褒衣故知此亦復衣也云當在夫人狄税素沙下者以記者作記當依尊卑順序此内子宜承夫人之下故云當在夫人狄税素沙下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也初晉文公在狄狄人以季隗妻文公以叔隗妻趙衰後文公反國以趙姬妻趙衰趙姬請逆叔隗於狄既逆還趙姬又請趙衰將叔隗為内子趙姬之身卑下之故云而已下之引之者證卿妻為内子之文也其王后以下之服已具於玉藻故此略而不言云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沙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者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禪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為之故云六服以素紗為裏似此袿袍襈重繒矣云褖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者謂内子初嫁為卿妻加賜之以衣以褒崇之故云褒衣

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注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

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襃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

加賜之衣也襃猶進也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復西上總明諸侯以下及夫人命婦

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𤄊脫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諸侯襃衣一經為首次以夫人税衣揄狄之經然後次

内子以鞠衣之經今依鄭次各隨文解之復諸侯以襃衣者謂復時以始命襃賜之衣冕服爵弁服者諸侯既

用襃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注正義曰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故為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為四子男

自毳冕而下故為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

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襃衣君特所襃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

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是褒衣故不入命數也此褒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注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沙縠為裏音義稅他喚反下文放此揄音遥下文同縠戶木反下注同疏正義曰此明婦人復衣也婦人衣有六也夫人稅衣揄狄者諸侯夫人復用稅衣上至揄狄謂諸侯伯夫人也狄稅素沙者言從揄狄以下至於稅衣皆用素沙白縠為裏

復西上注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音義長丁丈反疏正義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為上注正義曰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者以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為陽人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言陽長左云復者多少各如其命

之數者棨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言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其復處不同故檀弓云君復於小寢大寢庫門四郊而云復西上者但有兩人以上一處復者則西上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注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閒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閒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音義絞戶交反注同屬音燭注及下條屬并注同翟音狄去起呂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有揄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

於池下注正義曰案喪大記云君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振容者其池繫揄綃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云又有銅魚在其閒者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閒而有魚故云在其閒云大夫去振容士去魚者以喪大記大夫不振容士去魚不躍拂池故也大夫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為振容云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者以前經云復尊卑俱顯明也此直云大夫故云亦如前文爛脫君與士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注附讀皆為祔大夫祔於士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

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音義附依注作祔音同下並同

昭常遥反卷內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附於公子廣明皆同別彼列反疏祔祭之義各依文解之大夫附於士者謂祖為士孫為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為士者也士不附於大夫者謂先祖為大夫孫為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祖為大夫無昆弟為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為士者若高祖為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為士者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在無可祔然猶如是也亦如是祔於高祖也注正義曰祔者祔祭於神當從而旁為之云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者鄭恐經云祔於大夫之昆弟恐大夫之昆弟身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大夫昆弟為士者若大夫昆弟全無者其孫雖士亦得祔之故前文云大夫附於士是孫之尊可以祔祖之卑也云從其昭穆中一以上

祖父祖而已者謂父為昭子為穆中猶間也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間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故云祖父祖而已是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注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之所附義與夫同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者其孫婦祔祖姑祖無妃謂無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謂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亦祔於高祖之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則亦祔之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音義并必政反援音袁 疏正義曰男子附於王父則配者謂祭王父并祭所配王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者謂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注正義曰云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者王父母相配之人祭王父及王母是以配祭王母不祭王父是不配云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者案特牲禮不云配少牢禮云以某妃

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案少牢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也不言配者若特牲云用薦歲事于皇祖某子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舉配云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者曾子問文也

公子附於公子注不敢戚君疏正義曰公子者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為侍疏正義曰君薨謂先君薨也大子號稱子者

其本大子君存稱世子令君既薨故稱子不言世子待猶君也者謂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注正義曰知未踰年者若踰年則稱君此云稱子故知未踰年者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案僖九年三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是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案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宋襄公未葬君當稱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公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為在喪之稱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皆稱子若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若未葬雖踰年猶子其義具在下曲禮疏其與諸侯序列宋襄公在喪稱子自在本班定四年陳懷公稱子進在鄭上僖二十八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衛侯弟叔武稱子亦序在鄭下此皆春秋之時霸者所次不與此記同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

禮記注疏卷四十考證

雜記上以其綏復注綏當為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顧炎武曰男子以車為居故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注改綏為緌謂旌旗之旄也以旄復死不切於事 臣召南按顧說是其綏即君所執以升車之綏少儀所謂良綏者也

其輤有褑注疏封康叔以綪茷○按綪茷當作綪旆各本俱誤

載以輲車注輲讀為輇或作槫 至蜃輇聲相近○臣召南按周禮遂師注云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賈疏引此注曰輲讀為輇或作輇是賈所見禮記注本異也儀禮既夕記納車於階間注云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是鄭所見本不同也但槫字應从木从專各本並从專則誤耳又後人稱輀車音而則因輲字而誤也

疏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按團下當有車字

君訃於他國之君疏桒隱三年聲子卒傳云不赴故不曰薨杜云隣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惡其薨名改赴書也○臣召南按疏引杜注稍誤傳云不赴故不曰薨者傳解君氏卒所以不稱夫人不書薨之義也為夫人言之也杜云隣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此約癸未葬宋穆公之注及釋例中語也為魯君書薨隣國君書卒言之也雖同是隱三年而義各不相涉也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注春秋傳云云疏桀聖證論王肅云云○臣召南按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王肅及張融説正合曾子自天子達孟子三代共之之義齊疏之服豈有大夫士之異哉晏平仲身行古禮而不直言當時之非謙也不可以春秋變制為先王之正禮也鄭注非是左傳疏曰鄭以雜記之文士為父母兄弟之服不得與大夫同皆縗細降一等但雜記之文記當時之制以當時

大夫與士有異故為此解足與此疏相發明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王氏曰此最無理究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以臣瞽瞍矣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疏大宗謂大宗伯也小宗謂小宗伯也○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 臣召南按此說較疏為長

内子以鞠衣襃衣素沙注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陳澔從注次序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節承上節大夫之喪下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一節在此節上

夫人稅衣揄狄音義稅他喚反○陳澔曰稅衣色黒而緣以纁　臣召南按稅衣即周禮内司服之緣衣喪大記所云士妻以褖衣者也緣褖稅三字音並同故鄭注玉藻士褖衣云褖或作稅

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云云○臣召南按經意是言雖稱為子而國中臣民事之同於正君若在喪而出與朝會則春秋衰世之事不可以為典常也然即諸侯之待猶君可知本國臣民之翼戴矣

疏令宋襄公未葬君當宋子某而稱子者○按當云令宋襄公未葬先君當稱宋子某而稱子者刊本誤脫兩字耳

禮記注疏卷四十考證